

母親的歌聲



作家出版社

母亲的歌声

(中 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那顺德力格尔主编;昭乌达译书社编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9. 4

ISBN 7-5063-1656-0

I. 新… II. ①那…②昭… III.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蒙古族—当代 IV. I2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7132 号

母亲的歌声——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中)

主编: 那顺德力格尔

译者: 昭乌达译书社

责任编辑: 涵 子

装帧设计: 常燕生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90 千

印张: 16.5 插页: 5

版次: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56-0/I·1644

定价: 82.00 元 (全三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编委会

策 划：高延青 扎拉嘎胡

顾 问：高连元 鲍鹏飞 昭那斯图 罗啸天
敖日泽 范 勇 阿云嘎 哈斯乌拉
阿尔泰

主 编：那顺德力格尔

副主编：鲍尔吉·原野

编 委：白音巴特尔 哈达奇·刚 鲍喜章 杨远新
布和朝鲁 刘军凤 郭永明 那顺德力格尔
莫德格 鲍银虎 鲍尔吉·原野 展国龙
王桂琴

序

在全国各族人民欢庆建国五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出版了。这套丛书记录着建国五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足迹，展示着蒙古族擅写心曲、推重华章的特质。佳词丽句、浓墨重彩，鸣奏着蒙古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新世纪的进行曲。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几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奋斗当中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各民族所共有的命运与利益，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我们党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繁荣。实践证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也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新人辈出，不断壮大，文学创作获得空前繁荣和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用自己辛勤的创作始终如一地弘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

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讴歌时代的主旋律，鼓舞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实践，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蒙古族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不仅长于骑射，而且善于吟咏歌诗。在苍茫辽阔的草原上，史诗与民间文艺哺育着游牧民族善良的心灵。蒙古族十分推重翰墨华章，把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视为受人敬重的人物，重视诗文之中真善美对于游牧民族心灵的滋润作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进步的革命文学艺术活动从延安时期已经开始。一些投身革命洪流的蒙古族志士仁人继承五四优良文化传统，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与此同时，蒙古族知识分子在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下，已经注意使用比较完善的艺术语言，传达时代的潮音。新中国诞生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蒙古族涌现出了具有影响的作家群，一些作家和作品引起国内外瞩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文学更获得了空前繁荣。蒙古族作家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热情歌颂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祖国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现实。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鲜明的时代特色，丰富着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辉煌殿堂，为繁荣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昭乌达译书社编辑的《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为诗歌、散文、小说三卷，她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见证，同时也以蒙古族文学创作的实绩，证明着民族文学的繁荣，是献给建国50周年的一份厚礼。在此之前，昭乌达译书社曾编辑出版过的《苍狼文丛》，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好评。这一套书，可以看作是《苍狼文丛》的延续与扩展，这两套书的出版，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蒙古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可以看到蒙古族文学在新时期繁荣发展的壮美风貌。

最后，我祝愿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全面振兴腾飞的征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布赫
一九九九年元月

目 录

序	布赫	1
萧 乾 (1910——1999)		
我这两辈子		1
梦游“永不再”乡		10
从心理学角度		14
往事三瞥		18
关于死的反思 ——兼为之唱一赞歌		26
舒 湮 (1914——)		
延安精神的召唤		33
忆周总理话家常		38
蒙古“寻根”记		44
成吉思汗、王昭君及其他		47
牛 汉 (1923——)		
绵绵土		51
接羔		54
我的祖先和一把剑的传说		57

谈谈我这个人, 以及我的诗	62
花灭了 花是灯	66
敖德斯尔 (1924——)	
那拉不流, 我的文学摇篮	69
葛尔乐朝克图 (1925——1999)	
布谷声声赞青城	76
特·达木林 (1927——1993)	
京都, 难忘的聚会	82
骏马奔腾	87
李 準 (1928——)	
相会在洛杉矶	91
华盛顿漫步	99
红枫如醉送嫩寒	114
安柯钦夫 (1929——)	
母亲的歌声	131
拉萨掠影	137
奶茶赋	156
扎拉嘎胡 (1930——)	
蒙古马	166
蒙古松	170
圣水的诱惑	173
西北行散记	180
玛拉沁夫 (1930——)	
峨眉道上	185
滇池茶花	190
傍僂少女们的歌	194
故乡的路, 消失在远方	200
乌力吉 (1933——)	

三阳·····	204
沙海丽人·····	206
自来水塔·····	208
戈壁滩上一点绿·····	209
韩汝诚 (1933——)	
乞丐相亲·····	212
苏尔塔拉图 (1934——)	
莫卧儿汗的古城堡·····	223
葡萄之乡·····	226
莎仁姑娘·····	233
桑·舍力布 (1935——)	
野 英·····	243
路·脚印 ·····	245
曹都那木 (1938——)	
在阳光下·····	248
查 干 (1938——)	
祖国情结·····	257
乡愁——飞越海峡·····	260
苏赫巴鲁 (1938——)	
郭尔罗斯风光·····	264
清明祭，以歌当哭·····	268
巴彦布 (1941——)	
西沙贝·····	272
巴特尔 (1941——)	
我爱雨花石·····	279
石林寻美·····	281
游鸣沙山和月牙泉·····	284
张志诚 (1942——)	

做梦要做明日梦·····	288
猫情·····	292
“永久”的心愿·····	295
乌云其木格（1942—— ）	
音乐之乡·····	299
策·杰尔嘎拉（1942—— ）	
云之歌·····	305
宝·福日来（1942—— ）	
故乡的梦·····	311
席慕蓉（1943—— ）	
父亲教我的歌·····	321
嘉丝勒·····	325
胡马·胡马·····	328
穹苍·腾格里·····	337
乌雅泰（1943—— ）	
年关的回忆·····	346
哈斯乌拉（1944—— ）	
我心中的锡林郭勒·····	355
辉煌的抉择·····	359
五台山的喇嘛和尼姑·····	363
伊德尔夫（1944—— ）	
悠远的高粱秆子甸·····	372
哈屯高勒与包头·····	376
包明德（1945—— ）	
“卖花姑娘”的心香·····	379
泰国“红鸽子”·····	381
听李準谈民歌·····	383
歌德的一个谜·····	385

高文修 (1945——)	
草原, 永远的辽阔·····	388
满都麦 (1948——)	
远去的马嘶声·····	393
郭雪波 (1948——)	
大漠的落日·····	398
白音达来 (1949——)	
愿天空充满欢乐的鸟鸣·····	403
阿尔泰 (1949——)	
我生命的土地·····	407
哈达奇·刚 (1949——)	
小歌手·····	412
曼德尔娃 (1953——)	
那遥远的海·····	418
从秋到冬的回忆 (外一篇) ·····	420
额·巴雅尔 (1956——)	
大海之恋·····	424
仙境琼浆——维纳河·····	426
轮渡遐思·····	436
高叶梅 (1956——)	
心灵的朝拜·····	440
斯琴毕力格 (1957——)	
灰腾希利·····	452
僧 格 (1957——)	
乌图美仁草原在呼唤·····	456
舍·敖特根巴雅尔 (1958——)	
友谊之歌·····	460
鲍尔吉·原野 (1958——)	

“文革”旧邻	464
精神边疆	468
骑兵流韵	474
博·昭日格图 (1958——)	
爷爷的世界	482
李·额勒斯 (1964——)	
蓝天白云下的故乡	490
背靠草原	492
童年 祖母 草原	495
何 蒙 (1973——)	
妈妈	502
编 后	506

我这两辈子

您听了准会一怔。我这一辈子还没活完（也不知道我还剩多大一截儿！），哪儿又冒出个两辈子来？是不是瞎起哄，要么就是人还没活到八十六，就糊涂啦？

您别急，我的好读者。虽说我记性兴许差啦，常丢三落四，转身就忘，所以常站在屋子里抓瞎转磨；可谢天谢地，我一点儿也还不糊涂。不信，我吃着饭您硬把碗抢走，我准不答应；走道儿要是碰个坑儿岗儿的，我准老远就躲开；要是跟我话里有话，我还准听得出来。要是有架机器能考验人还清不清醒，我准及格，兴许还来个满分儿。您说，要是没这么点儿本事，我还能活到今天吗？那么哪儿来的这两辈子呢？

您听我说。倒退 29 个年头儿——您就甭算啦，反正就是到咽气的那会儿，我也忘不了的 1966 年。我连日子也没忘：8 月 23 日的晚上。那时候北京城（大概全中国吧）可天昏地暗啦！太阳没影儿啦，世界变成了冰窖儿啦。平常老实人忽然也龇起牙来——因为要是不，别人就朝你龇。满市街抡着大刀，甩着屎棒。向来最惜命的我，最后也顶不住啦。我把偷偷攒下

的一瓶安眠药全从嗓子眼儿倒下去。得！那么一来，我就没气儿啦，随你们折腾我那尸首去吧，反正只要我还有口气儿，就不能让戴红箍儿的这么随便儿折腾下去。

后来听说我倒在地上足有十几个钟头才有人用排子车把我拉到隆福医院。那阵子人命可真不值钱。尸首就往卡车上一扔（我岳母就是这么走的！）。可我命硬，居然给大夫救活啦。

所以我就拿那回事儿为界，把我这一生分为上下两辈子。上辈子活到 56 岁，下半辈子眼看就又 30 啦。我老提醒己个儿：上半辈子死里逃生，命算是白捡的。虽说是白捡的可也不兴瞎糟蹋啊。打那以后，我就老跟己个儿说：可得活得像个样儿！

这说倒容易，可做起来不易呀。

下一半辈子的头 14 年，那顶帽子还戴在我脑袋上哪。您没戴过，不会懂得那滋味儿。您逛百货公司到过处理品部吗？那儿，货品都不分类，也不上架，全堆在一只大箩筐里，上边儿还插个牌子：处理品，要不就是“廉价处理”。上架的货品在架子上单摆浮搁，名贵的还加个玻璃罩儿。处理品可就一捆捆地往筐里一扔。价码儿么，就插个牌子，上头写着一折八扣，反正总比扔在垃圾堆强。

多亏我还学过点儿蝌蚪文。那阵子，我这处理品还居然有人要——甚至抢，所以日子混得也还凑合。那十几年我就把己个儿埋在英国 18 世纪里，天天同一个叫斐尔丁的倔老头子打交道。他当年也是个冒失鬼，难怪后来就成了倒霉鬼。他本来是搞戏的，可他偏偏在戏里挖苦了当朝宰相，这下子，好倒过一阵子霉，发了好不少牢骚。我就是拿他那牢骚过过瘾，出出气，浇浇愁。那 14 年我学会了一套脱身术——就是人活在 20 世纪的中国，可精神和脑子都开小差儿溜到 18 世纪的英国，借翻译洋古人的牢骚来抒发己个儿的苦闷。这么一来就舒坦多

啦。

下一半辈子的头 14 年过得还算平静。反正头上顶着“处理品”的牌子，所以尽管那 10 年那么闹腾，也没人搭理我这号儿的。

14 年之后，也就是从打 1979 年 2 月，我头上“处理品”的牌子忽然给摘啦。其实，我还是我，可是就打筐里取出，又上了架啦。从那以后，我觉得己个儿身上别的价码儿在涨，有时候也罩上块塑料什么的。反正不但跟架子上旁的货品一样摆出来，有时候还因为我是从处理品的大筐里捞上来的，反倒还挺吃香。您说怪不！可我心里清楚，那个大筐就在我身边儿，随时都可以扔回筐里去。所以，这些年头我虽然上了架，即便多么吃香，我也老提醒己个儿：可别忘了当处理品的日子。别一上架就忘其所以。在这一点上，当过 20 几年的处理品倒也有好处。天下最难管的是人这张嘴或者手里这支笔！我从小喜欢多嘴多舌。1946 年说了八个字儿，泰斗多了心，就迎头给泼了阵屎盆子。所以我是早就注定得当处理品的。

不过天下事，是福还是祸，不能光看眼前。现在回想，要不是泰斗泼的那盆子屎，50 年代我不会从开头就是等外的“准处理品”。那么一来，批胡风，批孔厥，批俞平伯，批谁我也得跟着批。我准写过不少如今翻看起来会脸红的文章，而我这脸皮又没厚到事后一点儿也不害臊的地步。我总算免了这一步。可是 1957 年稍微手痒了那么一下，还是进了处理品大筐。可这么一来，九年之后我也就不可能跟着三家村四家店一块儿掉进陷阱啦。所以我头脑清醒的时候，还真感谢那位泰斗的屎盆子。您想，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 1948 年和 1957 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我不但不埋怨，还打心眼儿里感谢。

回想起来，我前半辈子那 56 个寒暑，酸辣苦甜咸都尝过。

我生在一个穷蒙古人的家里，先头还挂龙旗。可等我懂事，就挂起五色旗啦：汉满蒙回藏。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三等公民。上学时候，给同学追着喊过不少声“达子”，而且是个穷得曾断过顿儿的达子。我老早就在民族上有过挺深的自卑感。要是查我早年的履历，我不但没敢填“蒙族”，连籍贯都不敢写“北京”。我填过大兴、通州，考辅仁时候的假文凭写的甚至是“广东潮阳”。我这民族真相还是1957年“竹筒倒豆子”硬倒出来的。10岁以前刚学织地毯的时候起早贪黑，一个月才挣一块钱——我居然用我这辈子头一笔工资给正咽气的苦命妈买了个水果罐头。（见《落日》）我挨地毯师傅打，上课挨老师打，回家挨堂兄打。可越打我越横了心，非活出个样儿来不可。

其实，骨子里我是自卑的，可这自卑成了我的一根鞭子。

18岁我就远走高飞啦，一走就是广东汕头。可偏偏又碰上了一场初恋，差点儿送了命。最后，一个人打南边儿回来的时候，坐的是太古船的统舱。六天六夜我睡在甲板上，一迈腿儿我就能逃开苦恼，去见龙王。可我就没迈。我那时早已看过《维特的烦恼》，但是，我当不成爱情至上主义者。是那股自卑感逼着我非活下去，并且非活出个样儿来不可。

在甲板上我可哭过好几场。

我一辈子没真正哭过几回。头一回就是妈妈入殓那天，非要我扒着棺材口儿向她说声“妈妈去西天”，说的时候还不许哭，说我要是把眼泪掉在死人脸上，她下辈子要成麻子啦。我把该说的说完，扶着棺材下来，还是咧着嘴大哭起来。从《梦之谷》（汕头）回来在海船上，我第二回哭。

哭是哭，可我没想过去死。

我那上一辈子回想起来真像场梦。

我小时候先是在一座尼姑庵里上私塾。后来——大约10